

朱子大全集

第一函
第八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一

封事

壬午應詔封事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夏六月辛亥
卽位詔求直言秋八月公應詔

八月七日左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臣朱熹謹昧死再拜上書
於皇帝闕下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區夏受命中興憂勤恭儉
三十六年春秋未高方內無事乃深惟天下國家之至計一旦
而舉四海之廣天位之尊斷自宸衷傳之聖子皇帝陛下恭承
慈訓應期御歷爰初踐阼曾未幾何而設施注措之間所以大
慰斯民之望者新而又新曾靡虛日其規摹固已宏遠矣然猶
且謙冲退託不以聖智自居首下明詔以求直言此尤足以見
帝王之高致知爲治之先務也天下幸甚臣竊伏草茅深自惟
念天下之大不爲無人忠言嘉謨崇論鉉議計已日陳於陛下

之前尚恐不足仰望清光無以少備採擇况臣之愚雖欲效其
區區豈能有補於萬分之一哉又惟卽位求言累聖相承以爲
故事則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以備故事而已耶抑真欲博盡
羣言以冀萬一之助也臣誠愚昧不知所出然愛君尊主出於
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己者故昧死言之惟陛下畱聽臣伏讀詔
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
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竊以陛下潛德宮府幾三十年不
邇聲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形於宴私無一事之過失聞
於中外昧爽而朝嚴恭寅畏仁孝之德孚於上下所以大繫羣
生之仰望濬發太上之深慈以至於膺受付託奄有萬方者其
必有以致之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者臨御未幾
而延登故老召用直臣抑僥倖以正朝綱雪冤憤以作士氣貢

奉之私不輸於內帑恭儉之德日聞於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臣亦未之聞也至於斯民之戚休四海之利病則有之矣然臣屏伏閭閻十有餘年足迹未嘗及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二內自隱度皆非今日所宜道於陛下之前者不敢毛舉以溷聖聽至若陰拱噤默終不爲陛下一言則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勵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爲之會也又况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年于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爲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

廟之讐恥未除戎敵之姦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
陛下所以汲汲有爲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
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機廟社安危榮
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蓋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
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焉則祖宗之遺黎裔胄不復有所歸
心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臣愚死罪竊以爲聖躬雖未有過失
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註
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䟽舉然本原之地不
可以不加意也蓋學不端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
不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爲陛下詳言之臣聞之
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

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疎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爲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

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宗政殿說書顧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爲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壞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

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
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
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
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
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槩端緒而
已陛下由是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
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臣又聞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有
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乎脩政事攘 而已矣非

隱奧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
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
猶爲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

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講禦衝突之方不若縻以虛禮因其
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示之以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遽謀我
而我得以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爲之備萬一天意悔禍或誘其
衷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
爲哉臣竊以爲知義理之不可爲矣而猶爲之者必以有利而
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無一利何苦而必
爲之夫復讐討賊自疆爲善之說見於經者不啻詳矣陛下聰
明稽古固不待臣一二言之請姑陳其利害而陛下擇焉夫議
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爲而然哉
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
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
欲勉疆自力於進爲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

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爲勢所分
志爲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
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
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爲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
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
可冀明矣若曰以虛禮縻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誠
有謀我之心則豈爲區區之虛禮而驕誠有兼我之勢則亦豈
爲區區之虛禮而輟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披腹心露情實而
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強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
之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縱其不來我特此以自安
勢分氣奪日復一日如前所云者雖復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
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啓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

所以養寇而自緩爲敵計則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盜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勦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敵人之驪而不爲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三四十年金人專持此計中吾腹心決策制勝縱橫前却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解嚴未幾金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爲若是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節未還而海州

之圍已急矣此其包藏反覆豈易可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
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也哉至於請復上疆而冀其萬一之
得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
彼仇讐之人得以制其予奪之權哉顧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
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于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
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
我弱彼強不較明矣縱其與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
我有大費而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
是豈可不爲之寒心也哉假使萬有一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
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無他虞則固善矣然
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讐之
以爲國家臣雖不肖竊爲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

以是爲請既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赦書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申遣使介告諭纂承之意繼脩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頓失所望臣愚不能識其何說而竊歎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彼以好來而兵不戢我所以應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塗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榮感離心解體是乃未攻而已邛未戰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願陛下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苟未渡淮猶將可及自是以往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事攘

之外了然無一毫

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
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讐啓土而無玩
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
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
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理得勢全名正
實利其與講和請地苟且僥倖必不可成之虛計不可同年而
語也明矣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至於四海之利
病臣則以爲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爲繫乎守
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
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
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
乎其旣失勢者陛下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

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爲民之休
某事之病爲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
臣以爲惟以正朝廷爲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
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
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
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
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
餘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
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
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徧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
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
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

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旣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爲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况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通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之衆則或已能畧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

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貽
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爲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
力行以幸天下則夫所謂不可勝陳之事凡見於議者之言而
合乎義理之公切於利害之計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
其不然雖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雖有致治之方而爲
之不得其序一旦恭儉勞苦憂勤過甚有所不堪而不見其效
則亦終於因循怠惰而無所成矣豈天下之人所以延頸舉踵
而望陛下之初心哉至於是時雖欲悔之臣恐其倍勞聖慮而
成效不可期也又况旱蝗之災環數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誼
未過而天戒赫然若此其甚其必有說矣臣愚竊以爲此乃天
心仁愛陛下之厚不待政過行失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啓聖
心使盛德大美始終純全無可非間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災異